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頴卷二十七

議

歷代樂章配音樂議

康熙二十年十一月十三日翰林院掌院問查歷代樂章

之配音樂者
臚列成議

毛奇齡

本月十三日承令查歷代樂章配音樂者詳覈舊文

謂樂

章之見樂錄者斷以已議某謗陋不能指析就裏且私宅並無

藏書難藉考覈但據臆見所及臚次成說以報明問竊

謂歷代樂章無不可配音樂者其樂章分部全昉乎詩
而其所配之法則舜典詳言之若其歷代因革是非得
失則歷代史書樂志自能備載他書冗雜皆非所據也
大抵樂章分門祇有風雅頌三部而以重輕為先後則
其一曰頌其二曰雅其三曰風如樂部有郊社明堂太
廟小廟諸室及雩祀先農先蠶朝日夕月太歲百神諸
祀其樂歌宜準乎頌蓋思文為郊祀配稷之樂我將為
明堂配文之樂清廟維天為太廟樂載芟良耜為社樂

高山載見昊天執競為分祀諸室之樂閔宮為小廟樂
清廟維清為歌詞桓勺般賁為舞曲門部秩然西漢至
武帝始定郊祀廟祀樂歌如祠太乙於甘泉為祭天祭
后土於汾陰為祭地而其樂章則司馬相如輩所為乃
其詞全不頌天地祖宗功德祇以齋房赤雁諸瑞應詩
實之惟廟樂名安世樂詞有體要然其名安世樂即房
中之樂在詩為風在漢後樂府為三調相和歌詞諸樂
專以此祠廟已為不倫而後漢明帝即又改名郊廟之

樂為大予樂夫大予之名則何所據且反以雅頌樂名為辟雖饗射之用則風頌倒置門部紊矣魏初令王粲作樂章原屬未備嗣後則得杜夔所傳古樂四篇一鹿鳴二騶虞三伐檀四文王遂倣鹿鳴作於赫篇以祀武帝倣騶虞作巍巍篇以祀文帝倣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則全以雅聲作廟祀樂矣宋鄭樵曰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皆是頌聲今魏家三廟全用風雅可乎其曰風者以騶虞伐檀雖雅聲實風詩也晉初權用魏樂

比之周室之稱殷禮止更定樂章而宮懸如故第其樂
章則較漢魏為整備有夕牲迎送神饗神降神諸歌而
六朝因之宋加登歌及頌太祖配位之樂并五方帝樂
齊又改為肅咸引牲嘉薦昭夏嘉胙昭遠休成及諸祖
宣烈配饗凡薦豆呈毛升壇還殿諸歌又較整備但周
頌升歌祇歌清廟徹祇歌雍祇歌二詩漢初此意猶存
故迎神曰嘉至皇帝入曰永至皆有聲無詩此後歌愈
繁樂愈雜其去古愈遠若梁代樂章則武帝自為之將

南北郊明堂及太廟三朝樂歌盡改名雅如皇雅誠雅
類則頌聲盡亡且即以雅詩為天地太廟君臣人鬼通
用則失之尤失矣北齊北周大禘圜丘五郊諸祀皆用
周禮九夏之說多以夏名隋亦因之不知諸夏本雅詩
用之朝會宴饗國語所稱金奏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
也且其詩已亡全不是頌後儒誤以思文執競時邁三
詩妄實之耳至唐則槩改曰和有豫和順和諸十二名
宋則概改曰安有高安靜安諸十二名而歐陽修修唐

書樂志誤以宋時十二安次第與唐相準亦以豫和為
祀天順和為祀地永和為享廟肅和為登歌以次分用
而唐時所傳樂章自中宗以後凡昊天五郊二丘太廟
社稷先農先蠶祈穀雩祀朝日夕月蜡百神昭德皇后
廟隱太子廟九宮貴神諸樂歌皆雜列豫和肅和雍和
舒和諸詩每祀皆有其名但不全用耳且尚有福和昇
和歆和延和同和寧和諸名在十二和之外與樂志不
合而宋十二安以祭天為高安祭地為靜安祭廟為理

安天地宗廟登歌為嘉安云云而景祐中又改定其名
增誠安儀安等十四名後又增淑安柔安諸名為皇后
禮儀而英宗光宗諸朝又代有牴牾如正安曲為太子
王公出入而有時用之為郊壇亞獻乾安曲為帝升降
而有時用之為壽王上壽至建炎初則盥洗升壇進舞
望燎皆奏正安八壇升降還位盥洗皆奏乾安安全無定
準明則參酌乎和安之間郊廟用和朝饗用安多不過
九曲皆太祖親製之雖成祖世宗亦多更定然皆用詩

詞與朝饗雜用金元曲子稍別至今太常亦尚有沿襲
其文者此則頌詩一部為歷代郊廟樂章之所隸彰彰
如也至於元旦大會冬至初歲小會饗射賓客及上尊
上壽食舉與黃門鼓吹軍中短簫鐃歌諸樂章則隸之
雅如鹿鳴燕享瞻洛朝會四牡遣使天保上尊出車奏
凱車攻大閔斯干作室湛露元旦大會彤弓重臣專征
其門部本自備具故魏初食舉奏杜夔所傳鹿鳴四篇
大和中左延年祇傳一篇以為元會之奏所謂東廂雅

樂而晉後各造樂章名為四廂樂歌梁更為三朝雅樂
歌則皆名雅惟唐初朝會元日冬至慶賀皆奏破陣樂
慶善樂悉有歌詞而其歌者則每雜先代清商巴渝入
破排遍水鼓子婆羅門諸曲高宗時有清樂有燕樂開
元後有散樂於是分雅俗二部皆非古音至宋則列朝
朝會及御樓回仗上尊冊寶諸樂章皆短歌唯六變一
曲稍曼然猶五字長古詩也逮元明而全用曲子凡朝
會萬壽侑食諸樂雖亦有聖安治安等曲然別有曲名

如水龍吟新水令沽美酒千秋歲類其詞最俚初尚有
本曲音節至後則音節亦失較之唐之俗部猶下之矣
若橫吹鐃歌則本屬二樂而合用之雖舊云有簫笳者
為鼓吹為朝會燕饗乘輿鹵簿之用有鼓角者為鐃歌
為祠兵振旅飲至凱旋之用然其說未確漢作鐃歌一
十八曲魏後則各取其調以誦美功德列代皆然使用
之鹵簿與軍中馬上則鐃吹有之從未有歌其詞者是
雖有誦美而亦安所見故明王景擬朝會樂章亦倣鐃

歌為嘉禾進黃河清諸詞是鏡歌亦朝會燕饗之樂宜與四廟樂歌三朝雅樂同列觀唐樂亦有清商巴渝諸樂皆有歌有吹可驗也若橫吹則軍中鹵簿本皆通用然與朝會燕饗反無涉漢和帝時有隴頭黃鵠諸詩梁有企渝瑯琊王鉅鹿公主慕容捉搦諸詞多用北調故唐時軍中樂承北魏北歌名真人歌皆馬上之聲取其雄悍其樂章名有曰慕容可汗吐谷渾部落稽鉅鹿公主白淨王太子企渝類多本六朝而詞不甚傳若宋時

則合黃門軍中而全以詩餘調為之有導引六州十二
時三名凡車駕出入朝饗冊寶及命將出師皆用之元
明則全用曲子亦謂之鏡吹曲然皆隸雅部至於風部
則即周之所謂縵樂散樂者漢魏後有相和歌詞吟嘆
曲四絃曲平調清調瑟調楚調大曲清商曲詞江南樂
上雲樂諸樂章而唐名清樂有法曲道曲商調天寶樂
曲新曲如涼州伊州甘州類皆用五七絕句而宋時清
樂則概以詩餘雜體為樂章所稱大晟樂府是已明則

教坊承應如鼓子詞雜劇鬻弄凡宮中所奏皆是特前
代清樂亦多奏殿庭後魏孝文取清商樂為燕饗之用
而隋文亦更造樂器審定律呂名清商署唐時如勤政
花萼諸游幸李龜年以新聲雜進而宋時賞花釣魚亦
每以新詞被樂皆可見也此則樂章之大凡也至若樂
章配音樂則舜典詳言之如曰詩言志歌永言者則但
作詩而吟詠之以成歌是也曰聲依永則遂以歌而被
之五聲或為宮或為商皆得以聲依之而於是曰律和

聲則合十二律以和其聲或合黃鐘之宮或合夷則之商而於是曰八音克諧夫然後以金石絲竹八部樂器倚而成曲則以樂章配音樂者一在審聲一在定律一在制器所謂審聲者何也凡有字必有聲如宮聲宮字吟在喉間便為宮音此字審聲也至通句吟之倘徵羽字多則宮字之轉須入輕清以從徵羽此為句之審聲而合觀其詞或為宮用或為商用倘為商用則又將酌之重輕清濁之間而使宮不函胡羽不狄殺而歸於商

調則又為曲之審聲此即樂記所謂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者蓋調雖一定而曲有轉圜所謂以有定之調押不定之音是也

定調之法詳
竟山樂錄

乃宋儒謂協律祇

以首尾定調如闌睢關字是無射調字則結尾亦用無射調聲收之葛覃葛字是黃鐘調字則結尾亦用黃鐘調聲收之七月流火七字是清聲調字則結尾亦用清聲調聲收之信然則起調用字收調用聲既已不倫且起調之字亦多有不得通處如庾信創周樂章為五聲

調曲其宮調曲以氣離清濁割一句起則氣字非宮音而魏徵虞世南為唐造五郊樂章首章名黃帝宮音其肅和章首句曰眇眇方輿則眇字亦非宮音全然不合況唐詩中如甘州羽調伊州商調嘆疆場宮調之類其首字皆不如所言蓋起調與收調皆當審聲如甘州羽調則起調之聲當以羽始而結尾亦以羽聲收之但論首調不論首字庶為得之且協調有不止首字者如樂苑有思歸樂本商調曲也而次首犯角如意娘本角調

曲也而誤入商調若祇論首字則安有全首誤犯之事乎且詩之配樂不同有先詞而後聲者如唐李賀作申胡子簷箎歌賀但作詩初不自知入何調使朔客吹之謂合善平弄劉禹錫造竹枝詞亦祇作詩按其音中黃鐘之羽是也有先聲而後詞者如魏杜夔播鹿鳴騶虞四詩先有調法遂作於赫巍巍四詩以代之漢鐃歌朱鷺上陵一十八曲原有樂錄然後魏更以楚之平戰榮陽等晉更以靈之祥宣受命等是也有調同而歌異者

如吳聲西曲同是清商調詞而吳聲為吳音其歌緩而清西曲為楚音其歌狄而急是也有歌同而調異者如宋鼓吹曲同用導引六州十二時三曲名而大饗所合為黃鐘宮山陵所合為正三調神駕還宮所合為大石調是也有歌調同而詞曲不同者如橫吹梅花落有五字有雜言而江總為七古散樂清調平調有單章有複解而李白清平調為七絕是也有曲調詞俱同而樂部不同者如七月一章時為豳風時為豳雅明君詞一首

時為閒絃昭君時為上舞昭君是也有一句而數歌一章而數歌者如清廟一唱三嘆則一句而歌四句唐詩入破三疊則一章而歌三章是也有曲調之中有倚歌曲調之外有送聲和聲者如孟珠青陽度為倚曲採蓮每句送舉棹與年少二字歡聞歌每章送以歡聞否三字襄陽蹋銅鞮和云襄陽夜來樂神功七德舞和云秦王破陣樂是也有無詞之樂而不歌有有字之樂而仍不歌者如宋儒謂笙詩無詞六朝東西廂作樂皆有先

後襍弄而無樂歌宋導引曲給之鹵簿則不歌明鏡角
引聲俱有曲詞然未嘗歌是也其配樂變化不可一例
而要之以文成曲以曲成調以調成樂全在五聲五聲
不備不能協律故自周迄今調有時闕而聲終不闕如
周禮祭祀祇用宮角徵羽四調而無商調然商聲自在
也隋唐以後定二十四調但有宮商角羽四調而無徵
調然徵聲如故也其無商調則以周王木德惡商金之
尅其無徵調則以徵屬夏火忌陽火之洩而要其聲則

歌曲所及無時不周故司馬君實謂近代無徵音并無角音而朱子非之謂無徵角調非無徵角音也若謂隋時無宮聲以其無君明末無角聲以其無民則皆屬附會不稽之談雖見之史書而倍徵其妄天下有五聲闕一而可以成調者乎且亦何能闕其一也若夫審聲在定律舊以十二管定五聲之轉五聲配于十二律配支既有定位復為旋宮國語所謂立均出度者而郊祀廟祀大饗朝會則各以其宜施之如天神用圜鐘地祇用

函鐘類漢時李延年略論律呂為八音之調而張華荀勗輩多所論列然當時所傳四廂樂歌祇用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四律而不及其他至隋唐宋元則用簫管定律去其不能協調者於六十調中減為四十八調又減為二十四調而二十四調之中又并其高宮與中管者而減為七調此即國語七宮之說而今時用之然則今時之去古樂未嘗遠也自儒者不察妄論律呂必謂古時宮調與今不同不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唐虞金石

原不可考於今日況定律在聲既得其聲則金石雖變其聲則一如必拘於古而妄議今樂之失則唐時分雅樂俗樂番樂三部初未嘗不貴雅而賤俗及其後番樂最難習俗樂次之雅樂最易遂以番部伎為坐伎俗部伎為立伎樂工肄業者坐伎不通然後發為立伎立伎不精則使習雅樂此豈賤古樂而貴輓近哉誠以雅音失傳雖有絃鼗行綴肄習其間徒應故事而不必有所用心故也故定律之法自司馬班固京房以後歷代儒

臣皆有論說而皆不可行如律管長短班馬不同上生下生諸家各異杜夔紫玉不能鑄鐘荀勗張華終昧管籥隋萬寶常善講尺度而律法不著宋范鎮房庶單辨黍粒而施用全乖至魏漢津竟欲量徽宗中指以定黃鐘則可笑孰甚昔人云智者造律明者聽律愚者算律自宋元至今儒者論樂動輒算數全不曉以律作度量而反欲以度量作律辨柷黍考管籥準尺寸定絲毫著書盈尺而皆無一可裨實用故驟繙其書而算數滿篇

毫系秒忽觸目皆是者其書必不通夫黃鐘與宮聲圜
取皆應雖有定音亦屬大槩原未有膠固泥執強立一
聲以為此黃鐘者夫樂以人聲為主假如歌者矢聲既
從喉出契音收韻亦復重緩不可謂非黃鐘之宮而被
之鐘石與一定黃鐘稍有參間則將硬守一定任其參
間乎抑將圜轉取應變調而從其聲乎此甚明之理也
況同截一管長徑厚薄皆已齊一而聲多不齊同治一
鐘銅齊觔兩皆相準一而聲必不一妄云黃鐘之絃其

絲八十一黃鐘之鐘其銅十二觔究之蠶繭燖濕硝炭
強弱勢必不等况絲此而太簇之絃太簇之鐘以遞相
準求其次第圜轉一如其算此必不得之數而欲以此
定律此豎儒之所以見笑於神瞽也盖定律有三一用
金石一用絃索一用簫管杜夔以金石定律京房以絃
索定律荀勗以簫管定律而予謂金石必不可定律者
夫樂之有五聲七均十二律也非謂一曲可用一聲一
調可用一律也一曲之中而五聲相逐七均相轉十二

律相周始可成調若用金石則金止一聲石止一聲百叩不能變亦何以知此為黃鐘此為太簇此為姑洗蕤賓哉故六朝得周景王無射鐘樂官以無射笛歛之不相中反中夷則又西廂鐘有古夷則鐘以夷則笛歛之不中反中南呂是二鐘與笛皆下二調求其故而不得謂是宋泰始中使張永鑿去銅多故其調嘽下夫鑿去銅多則其聲當益輕清乃猶下二調則不知未鑿銅時其調之相去何許而反云去銅而嘽下以文其不合之

故此大謬也故杜夔鑄鐘在晉已不能用而宋時李照
楊傑專攻鐘律乃先儒謂李照為景祐造鐘太常歌工
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冶官暗減其銅齊使聲稍清
然後畧叶歌音而照卒不知楊傑為元豐造鐘欲廢王
朴舊鐘樂工不平一夕私易其鐘去而傑亦不知然則
金石之不足憑如此故胡瑗阮逸改造鐘磬處士徐復
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
乃說者謂以絃定律當勝於金京房造七均琴仿國語

立均出度之說其琴用十三絃第一絃乃全律之黃鐘也以後十二絃則由黃鐘起至應鐘每律為一絃欲取其聲則分刳其絃而柱以楮之如瑟然當時即以此為定律之法且五聲七音皆見於絃從來論律不及七音故隋時製樂即牛弘何妥蘇夔輩自稱淹博尚驚疑其說與鄭譯爭辨即鄭譯初間亦不曉七音且考之樂府鐘石律呂皆無變宮變徵名色故七聲之內三聲乖應及得龜茲人蘇祇婆彈胡琵琶者其人從突厥皇后來

入中國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問之曰西域習
傳調有七種以其七調較之七聲冥若合符於是以七
音之說而更立七均均立一調遂為七調合之十二律
每律有七遂為八十四調其調至今用之則是諸調之
作皆從絃始可知也特五絃之琴必加二絃始成二變
既不能使七音一氣環轉且絲有強弱時有寒煖氣有
燥濕一絃之張早晚各異正聲變聲隨時取準即欲取
準亦必藉管笛之吹以定之故京氏七均琴本準黃鐘

而范曄云絃有緩急并有清濁欲定黃鐘非管莫準則是定黃鐘者仍藉乎管又何如直用管而不用絃之為愈也蓋定律之始在管黃帝使伶倫伐竹斷竹兩節之間以為黃鐘之宮而虞舜作韶以簫定律謂之簫韶故八音之器各有變製而管獨不變今之管即古之管也其小變者曰笛即古之簾也其兼乎竹者曰笙即古之笙也朱晦菴謂管律以中聲為定但講周尺與羊頭山黍雖應準則然不得中聲終不是也大抵聲太高則噍

殺太低則盡緩以此求中庶幾得之而蔡元定謂欲求聲氣之中莫若多截竹筩以擬黃鐘之管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此為直截之法故黃鐘九寸原屬後儒臆說不必即與古先王樂律相合必不得已而用其法則截十二管而以黃鐘之管定十二律之中聲旋即以每管之體中定每管之中聲中聲既得則取十二管通之其黃鐘管以中聲為宮者即以中聲上一字為大呂之宮與大呂管之中聲相合則即黃鐘一管中已具有七管

之宮圜轉相應而其他五管則從此加進不必全用大抵人聲有限其至高至下至清至濁無有加於七管之外者蓋樂止七宮宮止七調調止七管如國語伶州鳩對樂但稱七宮而隋後八十四調止用七調此自然之數非有所矯揉而後然也至於制器則統以八音虞書憂擊鳴球篇已略盡之如云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者球為石琴瑟為絲此堂上二部器也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者管為竹鼗鼓為革祝為木敔為土笙

為匏鑪為金此堂下六部器也如是而位置亦見矣漢後屢為增益八部秩然如方響水盞不越金石箏筑箴策仍是絲竹簾簧土詔無非匏土雞婁板拍依然草木況後人所製反有絕勝前人者雖宮懸與登歌鼓吹諸器皆有象數位置凡簋案多寡東西次第歷代爭論紛紜不決然亦但約略大槩不必穿鑿如郊祀廟祀則皆有古制可考不甚相遠惟雜樂則各自增減如晉後四廟金石用之大樂而清商三調則雜弄幾行樂器幾種

歌絃幾部送絃幾部皆歷歷可記即明代承應攬撮亦明載笛幾板幾戲竹幾絳子幾杖鼓幾且宮懸幾面鐘磬幾簋或左或右皆有一定然亦稍作按驗畧為部署而其事畢矣是何也則以所重不在此也宋樂志云論樂者不論聲而論器今太常雅樂器具在也試入觀之其鐘磬埙簋之形羽籥干戚之制何嘗不古而聽者不知為何聲作者不知為何樂寧不知今世所傳之器之適用而昧者必謂古為雅而今為俗雅者當尊而俗者

當擯則試思大輅起於椎輪龍艘生於落葉其變使然也古者以俎豆食後世易之以栝孟古者簞席為安後世更之以榻按雖使聖人復生不能舍栝孟榻按而復俎豆簞席之舊也且孔子曰放鄭聲亦唯其聲可放故放之若論其器則鄭器猶周器也亦安有舍周製而別為漆洧之鐘簏也哉故以今器而奏古聲即為古樂以古器而奏今聲即為今樂師延播鼗鼓未是那詩泰始拊泗濱原非大夏苟欲用管則但多取今管而審其聲

之協律呂者即欲用鐘亦第多鑄今鐘而擇其聲之協
管笛者而由是而推之絲匏土革隨器審音亦隨音相
器而樂庶幾矣所云以樂章配音樂者亦大槩盡此矣
至若樂章有舞曲則舞時所歌也其在舞前與舞後者
謂之階步其在當舞時者謂之舞歌故漢有武德舞歌
詞六朝配廟皆有樂舞歌詞北齊有武德昭烈文德宣
政文正光大諸舞周有山雲舞皆有詩唐秦武文二舞
有七德九功上元而宋明二舞有元德升聞天下大定

表正萬邦車書會同諸舞皆有詩然皆倣武樂六成為之特舞曲則郊廟大饗三朝可并用與樂詞不同其他雜舞若鐸舞鞞舞皆所執器如箏翟之類而皆有詩如巾舞以衣拂舞以袖鉞舞以鉞杯槃舞以杯槃戴竿舉榻舞以戴竿舉榻今樂府有鞞舞歌詞巾舞歌詞杯槃舞歌詞及蓮花鉞舞歌戴竿舞歌諸詩皆可驗也但其所舞亦皆有定數雖庭陳百戲然亦非漫列者今天下大定功成樂作考訂鐘律正在此時第太常舊部未經

諳習凡一切篇什增損簾植沿革宜因宜改不敢妄論
祇就明問所及樂章之配音樂者而竊議如右謹議

三老五更議

張廷玉

臣伏思三老五更之名始見於禮經蓋古養老尊賢之禮也考養老之禮如王制內則所云則虞夏殷周皆然又云五帝憲三王有乞言則伏羲神農黃帝以來已然是其典為最古至所云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是其禮為最隆我皇上至道在躬式稽前典以三老五更之禮下詢甚盛心也顧禮待人行事因時起臣妄叅臆議以為未可舉

行者約有數端蓋

皇上至德淵懷聖不自聖何難屈禮臣下但

天子有所施必令臣下有可受如所云袒而割牲者其始親袒衣割牲以為俎食也執醬而饋者其繼執醬以饋熟也執爵而醑冕而總干者既食畢又親執酒以醑口且又端冕舞位而以樂舞侑食也禮如是不已重乎古有斯禮而今未行似非

皇上殷殷復古之意如特行此禮度臣下誰敢受者此

其難行一也漢宋均曰三老乃老人知天地人之事五更乃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各以一人為之所謂知天地人之事者蓋上通天文下徹地理中察人倫三者明一亦已難矣況兼之乎所謂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如伏羲以木德王故風姓代之者火也炎帝以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紀官代之者土也黃帝以土德王故曰黃帝之類此非洞達天人之際孰能知其所以然者惟其有如是之德是以天子隆以賓師之禮三公九卿皆在

執事之列今此禮果行必求其人以當之竊思致事諸臣及現在居職者誰克任之恐

皇上即下明詔而其人必悚惕慙惶而不敢應此事之難行二也考漢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魏以王祥為三老鄭小同為五更周武帝以于謹為三老其時五更無人第未審諸公如前所述之三老五更果克副其名而無愧乎園橋觀聽漢明帝時極盛然先儒胡寅譏桓榮僅能授經章句不知仲尼修身治天下之微旨故

所以輔翼其君者德業不過如是觀先儒之論是桓榮猶不免譏評下此者何足以當鉅典三也三老五更之名雖見於樂記祭義文王世子諸篇不言何代如以為虞夏殷周皆然則二帝三王大經大法載於尚書二典三謨不見有老更之名如以為惟周有之則保息養老見於司徒獻鳩以養國老見於羅氏以財養死政之老見於司門三百六十如是之詳且悉何亦不載有老更之名臣愚以為養老之禮古時典制可稽至所謂三老

五更者疑屬漢儒附會此其事未可盡信四也是以唐宋至今已千餘歲此禮未曾舉行即本朝

世祖

聖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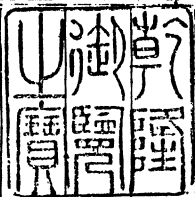
世宗皇帝重道尊

師明經造士事事度越前古而於老更之禮亦未之及
蓋以典至古而禮尤隆名實難副倘有幾微未稱不愜
觀聽則必滋論議之端豈不褻

至尊而羞大典乎此事似應停止舉行不必

勅下廷議臣謹陳管見伏惟

聖鑒



皇清文頴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皇清文頴卷二十八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昊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錄舉人臣龐兆懋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頴卷二十八

疏

進呈大學衍義疏

熊賜履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熊賜履謹

奏為進呈大學衍義以弘

聖學以光

聖治事蓋致治惟在力行而修身必先窮理我

皇上遜志典學單心基命與商宗周成後先一揆臣濫
竽禁禦備員勸講猥獻芹藿之忱少效涓埃之補竊惟
大學衍義全體大用之書也宋儒真德秀書成表進辭
曰使吾君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共
兇雜進於堯朝豈魑魅能逃於禹鼎又曰為人君者不
可以不知大學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原為
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

君之法至哉斯言聖人弗易矣明太祖允其臣宋濂請
命大書於廡壁朝夕觀覽嗣是列辟俱寘之講筵奉為
筮鑑誠以是書洪纖包舉法戒具備千聖授受之真百
王化理之要蔑有能外焉者矣茲臣等仰遵

前旨翻譯繕寫恭呈

乙覽伏乞

皇上邃宮之中清燕之暇

注意存省

留神翫閱務期洞厥微奧措諸施為則內聖外王之道
修己治人之術寧俟他求焉仍請

敕下臣衙門虔付剏刷廣行頒布俾八旗子弟誦習講
求明體達務備

國家異日之用則正學表彰人才熾盛

君德日進於高明而

盛治丕臻於光大矣臣等不勝拳拳之至

歲終彙進講義疏

陳廷敬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陳廷敬題竊惟積日月而成歲不已維天合經史以為功其勤者聖盖典學行政道本相資溫故知新事須交盡我

皇上亶聰亶明之資實由天授好學好問之篤度越前王出臨正朝則躬理萬幾深居大內則潛心羣典隆寒盛暑不廢丹鉛綴衣虎賁皆通章句逮於講幄尤切

皇情每當敷奏先從

天語發揮凡有咨詢迥出諸臣意表兼之虛懷若谷溫語如春講畢有再拜之儀特蒙

賜免頻年有便繁之錫更荷

重頒此皆亘古所未聞而今茲所始覩者也臣等叨預顧問之榮班愧乏涓埃之微助歲華欲滿舊例宜循其四書講義已於康熙十四年閏五月遵

旨先期彙進今將講過通鑑講義繕寫裝潢題明進呈

伏願

聖心折衷於誦讀之餘發揮於施行之際文武之道備
在一人堯舜之治永傳萬代矣臣等不任諄切之至

進呈刊完日講四書解義疏

陳廷敬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陳廷敬題臣等於康熙十六年三月十三日恭侍

弘德殿進講蒙

皇上面諭四書已經講完講章應行刊刻欽此臣等叨塵法從日侍

經幃伏覩

皇上聖躬親講典學彌殷

天語下詢訪道愈篤凡在六經諸史靡不極意研精至
於四子之書實備百王之道比年以來次第進講歷寒
暑而罔間積日月以成編固已體驗於

宸衷抑且發揮於政治除按日進覽年終彙呈盡在

御前時廕

睿照迺者思垂永久

親降綸音爰令校刊宣布中外竊惟

皇上聖學崇深真足超軼往古臣等經術淺陋曷克仰
助涓埃顧鄒魯之大義微言炳如星日而師儒之參稽
互訂著在簡編嘗慕宋臣以半部佐君先明敬信節愛
願學朱子以四字入告亦曰誠意正心即致斯世於治
平不外明德新民之理而使吾

君為堯舜敢忘責難陳善之思仰惟

宵旰之勤勞不輟

宮闈之誦讀永光典訓示則臣民臣等謬效編摩復加

刪潤校鋟成帙裝潢進呈惟我

皇上常垂乙夜之觀存諸几席允懷千聖之道如晤羹
牆將見煥四海文命之敷弘萬世光華之治臣等不勝
區區之意謹具題恭進以聞

翰詹謝

恩疏

韓 茨

題為

聖世文治光昌教思廣育儒林寵溢恭謝

天恩事竊惟聖人以作君而作師合道統為治統要在
文思光被教澤深長故九德采於虞廷三物興於周禮
乃自詞曹之設本以儲養羣材端尹之司亦嘗遴簡妙
選而寵榮徒寄訓誡罕聞要未有揭聖學之精微煥斯

文之宗主天言包括如八卦之盪摩寶墨光華倍五雲
之絢爛曠乎萬古慶始

聖朝恭惟我

皇上

德縱自天學稽於古心勤宥密靡不廣運旁通極建中
和咸克兼總美備蓋性天之奧即布為萬殊故翰墨之
工皆歸於一貫江山輝映已徧留碧落之題卿尹翹瞻
常拜舞紫微之宇而詞臣清切

宣賜尤多咸拱作堂顏珍為卷軸頃復

眷念蘭臺秘省人才端在濯磨芝苑仙班大治須加陶鑄

特召大學士臣玉書臣賜履暨吏部尚書臣廷敬至

乾清門出

御書道德仁藝四大字

賜翰林院德業仁義四大字

賜詹事府更

虛懷下詢商酌當否臣王書等咸各贊歎謂渾涵足蔽
夫萬言精切適宜於兩署既自然而不可易亦極至而
無以加乃

命頒賜臣等衙門臣等虔捧自

天仰答無地竊思道與藝合而德備業隨義盡而仁全
我

皇上集往聖之大成以曲成萬物挺

一人之先覺以弘覺羣迷尋又

恩賜題辭闡揚厥旨字字抉可聞不聞之秘言言示此
心此理之同緬昔朱熹之作箴不逢聖主豈期

帝歌之結契錄此嘉言臣等雖列宮牆僅習章句未能
知味徒為飲食之人昭若發蒙頓開日月之照從此西
園東壁矢朝夕於曩編秋實春華交悚惶於岐路至若
龍騫鳳舞如覩神禹絳霄之碑

墨妙筆精遠過太平玉堂之額莫能名象總屬化工謹
當金碧雕鏤雙懸公解更復貞珉摹勒永寶萬年臣等

不勝踴躍歡忭之至為此合詞具奏恭謝以聞

禮部謝

賜訓敕士子文題明頒發疏

韓 茨

題為恭承

寶訓戒飭黌宮祇領歡騰遵

旨頒發事先該臣部等衙門會覆准直撫李光地疏恭
請

御製教條發直省學宮奉

旨依議臣部尋請

皇上萬幾餘暇煥發天章更求

御書臣部恭行國子監及直省一體勒石各學奉

旨候旨頒發各欽遵在案今月十九日吏部尚書臣陳

廷敬左副都御史臣勵杜訥編修臣查昇恭捧

皇上親書

御製訓飭士子文一道交臣經管衙門者竊惟學校乃

明人倫之地士習為正風俗之關恭遇我

皇上秉聖人在位之權為萬世斯文之主加養而加教

作君以作師久覃恩於正人心尤倡化於端學術凡茲
撫臣所請早在

睿照之中恩許

天言惠茲多士

玉音初下率土已切翹瞻

寶翰今頒羣蒙頓開聾瞶字字若春溫而秋肅言言挾
雷動而雨施大書特書遠追虞夏典謨之訓心正筆正
婉美黃炎雲穗之章煥日月之光華增宮墻之美富不

特一時寓恥且格之妙用抑亦千秋立賢不肖之大防
臣等伏讀不禁歡欣鼓舞之至謹遵頒發

前旨恭行國子監摹勒上石辟雍之鐘鼓從茲一新圜
橋之聽觀日將萬計俟搨善本上呈

御覽行臣衙門轉頒各直省督撫照式酌量一體勒石
學宮可也為此題知

翰林院落成謝

恩疏

張廷玉

為恭謝

天恩事乾隆九年十月南書房承

旨重葺翰林院落成車駕臨幸錫宴送大學士掌院事
鄂爾泰張廷玉進署以張說東壁圖書府五律為韻賦
東字音字二首勅諸臣各分一字賦詩又

賜臣鄂爾泰臣張廷玉

御書二額懸於院署閱日又奉

旨朕幸翰林院既與大學士等用張說五律字分韻賦詩顧人數為字所限編檢庶常吉士皆不獲與因復為栢梁體朕倡首句俾人賦一句用聯上下之情欽此伏惟

殊榮賁於冊府

睿藻輝煌

愷澤沛於詞林

恩華稠疊曠千秋而紀盛偕庶尹以騰歡欽惟

皇上

濬哲性成

欽明光被

接義軒堯舜之統

德乃日新

挾星雲河嶽之文

聖由天縱璿璣幹運際甲子之重開寶錄迎祥繼雍熙

之累洽丕煥右文之典用彰稽古之榮繁是詞垣素稱
清秩本崇政集賢之重地沿邇英麗正之遺規樸斲宜
勤棟隆惟吉爰頒

異命俾予鼎新漆井芝栢鬱虹梁之特起璇題寶畫揭
鳳榜以高懸亭號瀛洲真成方嶠地連華盖名稱玉堂
屬廣廈之初成展鈎陳而夙駕

帝車紆軫光臨奎壁之垣日晷騰輝彩徹台階之次鴈
行雲擁屹

黼座以中開豹尾星陳啓瓊筵而肆設雲璈錦瑟聆廣
樂於鈞天翠釜金壘酌衢尊於丹地

摘章寵示韻分燕國之篇染翰聯吟製仿西京之體金
聲玉振集條理之大成乾端坤倪冠苞符而首出鐫諸
琬琰掩八伯之咸歌述考縹緗陋三侯之成咏斯文極
盛振古希聞臣等幸邁

昌期叨塵秘省仰

王言之鄭重勉効論思誦

睿製以驚惶多慚寅亮戴

巍巍之至德莫申天保報上之忱思藹藹之吉人共志
卷阿來游之盛寵深逾分感極難名凡茲與譙諸臣共

喜普沾

異數在昔纈袍蓮炬尚焜耀於曩編與夫玉署金鑾第
鋪張於往載豈如

今日覃被

恩施尋巢猶記鳳池同荷霈雲之渥釋屨甫來芸館均

瞻復旦之華拜稽竊附於歌虞醉飽還逾於宴鎬波添瀛海

恩重鰲山惟當共贊夫休明冀以稍酬於

高厚所有感激微忱理合公同具疏恭

謝伏乞

聖鑒施行

--	--	--	--	--	--	--	--

劄子

御製論詩發示覆奏劄子

李光地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十六日傳示

御製理學論一篇湯泉應候詩一首臣反覆奉誦切惟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蓋事物之理即吾心之性也
吾之性即天地之命也然欲盡性至命者必自窮理始
此大學之教所以先於格物也世儒言理者傷於繁碎

故或拘牽文義摭拾名物而不知會通於性命之真言
性命者涉於空虛故或直指人心好言超悟而不知實
驗於事理之著是皆不能合內外之道而得聖人之指
也我

皇上推極理之本原至於天命率性而以格物致知窮
其至理之當者為盡性達天之路蓋合大學中庸首章
之義而一以貫之不但朱子宗指不為俗儒曲學所亂
臣愚謂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嘗觀朱子平生著書最

重者大學大學之說最要者窮理百餘年來陳獻章王守仁輩破除窮理之論而易以認天理致良知之說故士無實學而世無實用闢之者又但滯於名物粗淺文義支離之間亦安能有以正之哉

皇上此論宜刊示萬世以廓清洙泗洛閩之統緒現在刻朱子全書大學已將告竣臣謹請以

聖諭一章特系大學之後其於道術人心誠非小補湯泉詩情意懇惻音節高妙蓋

聖心無日不與天地民物同流故觸景怡情莫非真機
之所濬發非學士詞人敢望其規製也臣愚素不能詩
然生逢唐虞成周之世飽聆賡歌雅頌之音勉索枯腸
奉揚

聖作鐘鏞之下難以鼂鼃其為顏厚何如惟冀
皇上恕其老朽荒拙不勝幸甚

請刊通鑑

聖諭劄子

勵廷儀

奏為

御覽通鑑既蒙

頒刻謹呈

聖諭並請發刊垂訓萬世事欽惟我

皇上道貫千聖學統三才躬先覺以牖民觀人文而成
化萬幾宵旰之暇猶復好古敏求於經史性理諸書無

不乙夜披陳丹黃手勘尤以通鑑綱目法戒攸關凡御筆點定之處義例著明條分縷晰其間流傳謬誤或字簡錯落一經校正炳若日星真

內府之秘編史家之寶籍業蒙

頒付撫臣宋犖照式刊刻仰見我

皇上大公垂教之聖懷至深遠也抑臣更有請者臣父勵杜訥於康熙二十四五年間恭侍

皇上御點綱鑑大全及通鑑綱目全編敬聆

聖論記注成書舉古今治亂之源人事得失之故忠孝節義之隱禮樂制作之微一一闡發精深品評確當為儒先所未及並謨典以不刊雖經奏准

頒發史館而臣庶士民無由得見臣伏思詩書六藝折衷端在於聖人彞訓萬年敷言必本乎

皇極惟

聖謨之昭布斯大義之宏宣今

御筆點定校正綱目全編既付棗梨請並將

聖論刊列其上俾覽者觸目警心震聳發聵上識

聖天子建中立極之本下識人心天理是非善惡之公
不惟一世之訓行相率於無偏無黨即萬世子孫黎庶
亦咸知大中至正之則於以植綱常而厚風俗

皇上之教澤與天地無疆矣

回奏樂律劄子

張照

伏蒙

天語垂問古樂今樂雅樂俗樂之變律度量衡之曷由
同樂音樂字之本末同異編鐘倍律及有設而不作之
故臣章句鯁生不學操縵其於律呂目剽耳食而非有
真得於心承

問茫昧震懼失圖切惟古樂自周而廢仲尼以前魯猶
守之季札觀樂載在左氏迨師摯適齊在魯者亦遂淪

墜論語所記記樂亡也魏文侯與子夏問答語在樂記
時去師摯適齊未遠列國猶有吉光片玉至於七國入
秦而澌滅盡矣雖然觀子夏言樂與音相近而不同則
知樂之與音猶識之與性性不離識不涉識識不同性
不異性樂不離音不涉音音不同樂不異樂識在則性
固無所虧音在則樂亦無所闕性雖無虧而必俟空有
雙融始能見樂雖無闕而必俟欲淨理純始可作縱使
搏拊考擊之法笙鏞鐘鼓之制於今泯焉而宮商角徵

羽出於天然非人力之所得與則豈世代今古之所可殊古樂安得而亡况黃鐘之管曾經

聖祖仁皇帝考定而樂器制度散見於經史者猶可沿流以溯源哉惟在人存政舉而已樂經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臣聞之師曰體中達和所謂至德也敬業有常所謂敏德也仁孝友悌所謂孝德也此與師氏之教同養士之本也

興者於物興懷道者自述其意所謂詩言志也倍文曰
諷以聲節之曰誦所謂歌永言也發端曰言答述曰語
所謂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也雲門以下黃帝至周歷
代之樂也蓋樂德則以理義養其心樂語則以聲音養
其耳樂舞則以舞蹈養其血脈古人所謂以樂教者如
此所以聲音之道與政通也後世不知樂為教之事故
其職領於有司而已學士大夫鮮有知者其精微之旨
不傳而徒索之鏗鏘節奏已不足以和神人況太常工

人記其髣髴用之郊廟者存什一於千百耳其施之民間日用莫非子夏所謂及優侏儒獠獠子女則其所化之民所成之俗當何如耶此固有教養億兆之責者所為蒿目乎斯世也然則三代以下非古樂之不可復特無復之人耳得其臣如萬寶常如蔡季通者又不用於彼時若我朝

列聖相承功成治定恭遇

聖祖仁皇帝心契天地之秘手握聲氣之元考定黃鐘

正歷古之訛謬則又有

君而無臣迄於今普天之下雅頌之聲未作而淫樂鄭聲亦未放此我

皇上所為撫世而興歎也溯自列國時古樂既廢俗樂繁興桑間濮上之音流入宮掖左氏所稱撞鐘舞女吳越春秋所載越夫人教舞史記所載優旃優施之屬自朝廷以至閭巷以娛心志以悅耳目莫不用是惟郊廟所用則略存古樂之鏗鏘百姓不得而知則謂之曰古

樂亡也亦宜非樂亡也樂教亡也使鏗鏘之節同於古而即可謂之古樂則孔子不當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矣使器必蕢桴土鼓歌必鹿鳴四牡而後可謂之古樂則孟子又不當曰今之樂猶古之樂矣孔孟之言必同而無異則古樂在今匪存而匪亡斷可識矣迨漢高祖入秦有制氏者世隸太常記其度數叔孫通因之制為漢樂高祖好楚聲唐山夫人為安世樂實楚聲用之房中安世樂秦名壽人或曰即關雎之度數至文帝時

以奉高祖祠廟而楚聲又混入古樂矣漢武帝以謳者
李延年為協律都尉造新聲制樂章述已功德陳之宗
廟為太一天馬等歌汲黯諫丞相公孫氏斥黯誹謗先
儒以古樂之亡斷自漢武焉嗣後俗樂音節盡入古樂
如油入麵越世愈久愈不可考歷代雖欲脩明無徵不
信人自為說莫能斷其是非史氏但以用之宗廟朝廷
者曰古樂雅樂其雖在朝廷而本出於里巷者謂之今
樂俗樂依古有雅樂部俗樂部前明以來亦有太常部

教坊部其源沿革文雖煩賾而亦具有條貫濂溪周子有言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於耳感於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此數語者狀古樂之音最為明盡夫目之司視也口之司味也凡悅目悅口之物未有不敗道而傷生何獨於耳而有殊故凡樂聲激烈慷慨流蕩靡曼則耳必悅之若淡且和何悅之有古之作樂於以養德後之作樂於以悅耳所以三代而下朝廷之上奮然欲正樂復古者屢矣而卒不能者

盖以反乎周子之言而未嘗於此加之意歟至於度也
量也權衡也皆本於律尚矣黃鐘為聲氣之元象數之
本度量權衡皆於是受法度量權衡正而人生日用萬
事莞焉

皇上深惟事本而期四海之同誠立政之要也按漢書
律者分寸尺丈引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
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
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各自其十以陞於引而五度審矣

量者侖合升斗斛也本起黃鐘之侖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侖以井水準其槩合侖為合十合為升各自其十以陞於斛而五量嘉矣權衡者權重也衡平也銖兩斤鈞石也本起黃鐘之重一侖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歷代諸儒考古制者胥以此為鼻祖焉夫黃鐘元聲自在天壤而造律之尺難得其真蔡元定律呂新書所載有周尺漢劉歆銅斛尺

蔡邕銅龠尺建武銅尺魏杜夔尺晉田父玉尺姑平古
銅尺汲冢玉律尺劉曜土圭尺劉宋錢樂之渾儀尺後
魏元延明尺後周玉尺梁景表尺隋開皇水尺五代王
朴律準尺宋和峴尺李照尺胡瑗阮逸尺鄧保信尺大
晟樂尺共二十種其同異則宋史詳之至於量周制則
見考工記臬氏為量章漢制則見漢書律志至梁陳則
以古升五升為一斗後周獲晉古玉升仿其制頒天下
徑七寸一分深二寸八分重七斤八兩以彼時官斗較

之多三合四勺隋開皇以古三升為一升大業後復古
升嗣後史無其文至於權衡漢志雖詳而不知其器之
何似石勒十八年造建德殿得圓石有名曰律權石重
四鈞同律度量衡云又後魏景明中并州人王顯達獻
石銅權一枚具有銘二七十九字識者云皆王莽所造
也梁陳以前猶依漢古稱齊以晉宋時一斤八兩為一
斤開皇時以三斤為一斤大業中復古稱貞觀時鑄銅
斛與古玉尺玉斗同符玉尺玉斗藏於大樂署武后時

亡之宋淳化間詔以柷黍依古法較定權衡史稱其制
為精備頒之天下奸弊無所措元明兩朝無聞焉我
聖祖仁皇帝心通天矩學貫神樞既以斗尺稱法馬式
頒之天下又凡省府州縣皆有鐵斛收糧放餉一準諸
平違則有刑又恐法久易湮且古法累黍定度度立而
量與權衡準焉度既不齊黍數即不合

躬親累黍佈算而得今尺八寸一分恰合千二百黍之
分符乎天數之九九於以定黃鐘之律尺既定矣又恐

不寓諸器則法不可明乃於

御定數理精蘊書內載其法以金銀製為寸方著其輕重而度與權衡之準瞭如指掌雍正九年列之為表載入

大清會典頒行天下誠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我

皇上以度量權衡天下猶有未同勤惓垂問仰見平均四海之至意臣以為在今日非法度之不立在奉行之未能請

命有司按表成造尺秤法馬斗斛頒行天下再為申明
違式之禁務使畫一并令直省將會典內權量表刊刻
頒布使人人共曉或亦同之之一法也夫五方風氣不
齊民俗所便各異然在官者有一定之程則能以我之
至齊者齊彼之不齊而不齊者亦齊其所不齊亦無害
臣昔聞於

聖祖仁皇帝者如此今蒙

聖諭虞舜巡狩同律度量衡唯其時亦有不同者是以

同之若其皆同何同之有然而在我者安可不同至哉
聖言信乎

先聖

後聖其揆一也臣又謂立法固當深講而用法自在得
人度量權衡雖同而官司用之入則重而出則輕以為
家肥其鄙陋更甚者轉以此為國利譬如平糶以穀貴
故平其價也往者有司轉就民間貴價之數略減五分
以賣官米則加以銀色法馬使費之數必轉貴於現在

之貴價矣於是米價以平糶而愈貴鄙陋之見曰此乃國之利也否則曰如此乃可告無罪也豈不與平糶之意適相反耶行之在上如此百姓至愚必以為度量權衡

國家本無定準浸假而民間各自為制浸假而官司轉從民制以為便此歷代度量權衡所以不同之本也夫期民間之恪守先從官司之恪守始臣愚見如此伏候聖訓至十二律五聲工尺樂字同異臣謹會同和碩莊

親王校定聲律謹按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是知六律六呂所以為五聲之筦凡物之聲有低有高低可至於希微高可至於霆震皆聲也而不可以為樂故以六律六呂筦之去其兩端而用其中則其聲成文樂記所謂聲成文謂之音也音有清濁愈濁則亦愈低愈清則亦愈高劃高低為五分謂之宮商角徵羽然而天數五地數五五音之間必各有半聲自然之理也爾雅云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

即半聲也即有律之必有呂也又此五音必有餘分閏位而餘分閏位必在陰陽互易之地故必又有二變亦自然之理也合五音二變謂之七音則國語所謂以七同其數也然國語所謂七同者謂自子至午七律皆陽律也而自午至子亦有七律是故倍五為十加二變為十二則六律六呂備二變又各有陰陽則二七為十四十四位成則陽律七陰律七可以比音而樂之矣樂記所謂比音而樂之謂之樂也夫黃鐘宮也而大呂即為

清宮太簇商也而夾鐘即為清商姑洗角也而仲呂即為清角至於蕤賓一陰生矣而時方五月陰盡午中而即生於午故蕤賓為變徵而林鐘即為清變徵夷則徵也而南呂即為清徵無射羽也而應鐘即為清羽十月陽氣盡矣而陽無可絕之理故應鐘至黃鐘之交又有半黃鐘半大呂之位為變宮清變宮然後聲音旋轉不窮與造化同符焉皆非人之所能為也自然之理也自黃鐘以至半黃鐘名之曰律自大呂以至半大呂名之

曰呂其自宮與清宮以至變宮清變宮者則皆音之名也律以筦音音以協律然論其名則異舉其實則同也樂工記數不便於用則以其聲相似之字而又筆畫少易於標識者易之為十四字其曰工者即宮黃鐘也其曰仁者即清宮大呂也其曰凡者即商太簇也其曰仇者即清商夾鐘也其曰合者即角姑洗也其曰六者即清角仲呂也其曰四者即變徵蕤賓也其曰五者即清變徵林鐘也其曰乙者即徵夷則也其曰亿者即清徵

南呂也其曰上者即羽無射也其曰仕者即清羽應鐘也其曰尺者即變宮半黃鐘也其曰伋者即清變宮半大呂也查伋字仁字亿字仕字伋字五者本無其字則知其止以記數而即黃鐘等律即宮商等音非實有是字別有義例又可知也然而其來舊矣楚辭大招曰四上競氣極聲變只則周末已有之也上聲歌注曰或用一調或用無調一者乙字無者五字則梁時又有可証也但其位分雖有十四而陽七陰七陽自為陽陰自為

陰不相叅離則雖十四而仍止七也又七音必旋相為宮調乃可轉而又必除去二音調乃可成則七音仍止五音也然則雖加二變為七而仍止於五雖倍五為十而陽為陽陰為陰亦仍止於五也其編鐘一架上八下八上為陽律下為陰律向來考擊之節若南郊廟祀及臨朝大典皆用黃鐘為宮若北郊月壇則用大呂為宮用黃鐘為宮則止擊上鐘不擊下鐘若用大呂為宮則止擊下鐘不擊上鐘臨期以下鐘易置上位而擊之非

下八鐘不擊也掌儀司向無應擊下鐘之典是以不知
下鐘亦有時而擊若太常寺樂工則知之矣然而其所
以然之故則各不能知也若上八鐘內又有三鐘不擊
者則以八鐘原止七音黃鐘為宮即當以倍夷則起調
為上字調倍無射蕤賓夷則三鐘不入調無可考擊是
以不擊將來元旦節若以太簇為宮則三鐘皆當考擊
而黃鐘夷則無射三鐘又當不擊矣是上三鐘亦有不
擊者因歷來俱以黃鐘為宮故為考擊之所不及而非

設而不作也儒生不知音律謂黃鐘為聲氣之元萬物之母郊廟朝廷必須用黃鐘為宮否則有碍不知黃鐘為宮其第一聲便是下羽除徵不入調外商角羽聲必胥迭用若聲聲皆是黃鐘則晏子所謂琴瑟專一誰能聽之况大武之樂即是無射為宮載在國語無射乃陽律之窮而武王用之則十二月各以其律為宮無所不可亦明矣况明代及我

聖祖仁皇帝未經考訂黃鐘以前並稱以黃鐘為宮及

考定之後始知一向誤以太簇為宮而明代盛衰不一
我

朝隆盛如斯則迂儒之論不足信又甚明但自黃鐘以
上音必漸高自黃鐘以下音必漸低其八音諧和與否
非歷試不能明曉容臣等詳悉查考辦理再行請

旨謹先將源委具陳伏候

聖訓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八

回奏丹陛樂導引樂用鼓起音劄子

張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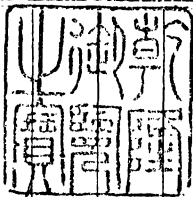
本月初十日臣等奉

上諭今按中和樂及壇廟所用之樂皆祝起而致止鼓以節之惟丹陛樂與夫導引之樂則用鼓起音此始自何時意書云下管鼗鼓謂堂下之樂也丹陛導引皆堂下樂故樂工等誤用鼓起耶即今俗樂亦皆用鼓起可細查其顛末也欽此臣等謹按會典中和韶樂樂器圖

有祝敵丹陛樂器圖無祝敵樂必有作止之節祝作之
敵止之今丹陛樂無祝敵故以鼓為作止也丹陛樂所
以無祝敵者明代無之今因之也明代所以無者古者
堂上堂下皆祝敵至隋時以四廂樂祝敵同時並奏轉
至喧雜遂廢不用唐季并廢堂上祝敵宋仁宗因王珪
言下禮官議始置堂上祝敵而堂下仍無之四廂樂猶
今丹陛樂所謂堂下之樂也故丹陛樂無祝敵相沿至
今至夫不用祝敵即以鼓起衆音者鼓為衆音之帥其

來舊矣周禮太師大祭祀帥鼓登歌令奏擊拊注云擊拊瞽乃歌也拊形如鼓以韋為之着之以糠又云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棟注云鼓棟管乃作也棟小鼓也漢風俗通曰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也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又漢白虎通曰鼓震音也萬物滿盈震動而生其本在萬物之始耶故謂之鼓是知鼓為衆音之帥也樂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弗和以比學之於五官師之於五服然則以之為作止以之為節奏宜矣國語

曰革木一聲漢宋諸儒皆謂金石絲竹匏土瑟具五音
若革與木則惟一聲而已故八音之序以革木為最下
然而高以下基洪由纖起質為文本一為萬之母革之
器為鼓為五音之節奏木之器為祝敔為五音之作止
無祝敔則鼓可代亦自然之序也若拊鼓即是古樂中
之拍板以為樂句拍板木音也堂下之樂及今俗樂以
拍板代古樂鼓之用猶夫以鼓代古樂祝敔之用皆原
於革木一聲之理也



皇清文頴卷二十八